



朱子訓子帖全

口仁
1.065
00



門
1085
1



朱子訓子帖

塗中事

離家後凡事不得縱恣如在父母
之側逐日食後或晚間三兩次出
則徐行共約十餘里以寬僕夫之
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轎以防不測
遇過津渡切勿爭先舟人已多寧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三日
平田穰康氏寄贈

少須後戒僕從勿與人爭尋店
不可太迫巖險及侵水際晚間少
食夜間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
寇盜○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淨
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可出入離
店勿妄與人接尋常到店肆自有
一種閑人來相問
勞但正色待之勿與親接可也若
與之飲食或同行出入未有不便

所慎者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

可輒往推此類則不得妄費錢物

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

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聽受其言

切須下氣怡聲朋友年長以倍丈

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

已而事業賢於已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功夫自寫

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僱趁

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雖同學亦只可說義

理論文字專意辨自已功則自然習

熟進益矣課冊隨衆趕了早晚授不得施延怠慢

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

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俟見質

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

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

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不得

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

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

人來相見亦咨稟然後往報之此

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動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

酬答

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

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篤厚忠信，能攻吾過，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宜無所

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且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趣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

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然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

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
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字講
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
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不好學
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
汝在家迫朱子續集作於俗務不得
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

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
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
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
則徒爾續集無爾字勞費只與在家
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
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
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

之夙與夜寐毋忝爾所生在此
一行千萬努力

浦城路雖差徑然過太湖不可不見余姨夫黃二十八丈過臨江不可不見諸徐丈陳姨夫及百五叔兄弟若但一見而行亦不當留滯半日况不止此則何時可到又轎

夫亦不能俟不若只從崇安去只道中見劉知府王大姑前路並無人可見直到衢州依舊只從陸路去不必登舟也○過鉛山遣人投范宰書書并深衣一角不必相見○過衢州見汪尚書○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

呂正字初見便稟某以大人之命
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下禮合展拜
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續集此下有兩
拜之二如未受即再致懇云未蒙納
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特賜
容納况某於門下自先祖續集此下有父
以來事契深厚切望垂允又再

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
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
幸得瞻拜不勝慰幸坐定茶畢再
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之
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
使其早晚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
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出書投

之又進說大人再令拜稟恨以地
遠不得瞻拜即中公几筵今有香
一炷令某拜獻今叅拜之初未敢
遽請容來日再詣門下令弟宣教
大人亦有書并俟來日請見面納
揖退畧就坐又揖而起

答如問將來宿食去處即次日
大人書中已具稟更聽尊者

如問他事即隨事應

將香再去乃具刺謁其弟

問平日同

子弟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

茶罷便

起稟某昨日稟知乞詣靈筵瞻拜
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
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
說大人致問昨聞即中丈人奄棄
明時恨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

愴之私令其拜稟切望以時節哀

為道自愛又再拜趨出如問就學宿食去處

即說昨蒙喻潘丈教授借安泊太人之意不敢以其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已自有書與之只欲就其家借一空閑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如何看說如何如今去相見即借人引去并問其兄弟幾人并見之如不問即自出俟午間再去見問以此事見潘丈亦如此說以上百十四字續集卷之六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致要非皇

顛錯婺州有邵臺簿是吾同年恐知

汝來試問先生見之否如見亦當

叙年家之契請其納拜續集無此三十四字

○呂家諸位如舍人位子第不知

同居否如異居少定亦往見之○

何丈託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

方者是李中書之甥在婺州五通

廟前往建炎間曾從馬殿院御辟爲撫喻司屬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間見先生說吾同宗留守家子弟間多有在婺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借傳一本
否墓誌似是曾侍郎呂家必自有本也○所將去銀五兩八錢可納

先生處乞令人買置金穀支用先

看如何或只令人來取去買不必送去也茶一角三十

斤俟潘家借屋有定說即自作來送去○過崇安見潘尉問宋家黃通託問陸宰取通鑑○到信州將林擇之書去見上饒縣王丞問他有回信即付范富歸或令范富回

日取歸更問他新知高州翁對院
在此有事今其家在甚處其姪監
丞自江西罷官赴召來此今在甚
處如監丞尚在信州即往見之如
只在高州家即買紙贈去上紙狀
稱表甥孫收獻汝見監丞及高州
之子縣丞皆拜喚他作表舅說吾

即今遂行無由再請台堦伏台

察揖就坐少頃再起揖有此揖

不起揖坐湯畢便起更不起揖今見

降階兩三步回揖主人回及出若

欲見時須如此以上六一條

答日命恭

臨于神樹

川

訓子帖附錄

答呂伯恭

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雨未
果行俟梅斷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
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冀親警
誨或肯念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即乞飛
書一報當呼之使歸不令以奉累也
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知

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
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
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
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
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千萬
勿以形迹為嫌也

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計
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

與擊去此病庶或可望其及人此又得
小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及回兵口說荷
其照屬之意良厚益深愧怍

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課
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
策爲幸之甚即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喻
即遣還尤幸也

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復如何正

不肯勤謹檢飭此爲大患計必

化之爲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略
歸今思之恐徒勞往返不若且令留彼
度歲既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
矣但久滯潘宅不自安耳

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
作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
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舉子學初

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尚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

兒子久累教拊舉家愧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固不敢大望之也

兒子荷教誨舉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踈闊今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

聞携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自有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

小兒無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爲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良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今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

命歸來却無讀書處也熹書中已詳稟
韓丈矣其去住遲速却在裁度也

兒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爲學復
如何

三釜之樂永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
表兄之喪明日當復犇赴亟遣此人喚
小兒還家草草布此未暇宅及此兒久
荷教育舉家感德無窮今迫試期幸轉

其歸異時復遣卒業終以累局明也已
有書懇韓丈借人更告借以一言得早
還家爲幸

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
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
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
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還日又蒙借人津遣尤以懼荷但歸來

衮衮浴務汨沒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
場屋得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

兒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即遣去席下又
動亦費力來春當自携行但恐又難去
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

聘禮謹如所戒來春到彼便可先畢此禮
但叔度言云其令女方年十三歲此則
與始者所聞不同此兒長大鄙意欲早

爲授室如溫公之儀則來歲已可爲婚
此并候到彼面議來自欲爲次子納婦
入夜百冗草草修報目昏不成字承教
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兒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
萬幸甚

塾獲依師席幸甚凡百望痛加鞭勒
塾蒙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

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甚

大兒方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便遣人
取之又以懇叔度催畢親事更俟其報
若只此歲裏則未能便喚歸也然老婦
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爲憂得并爲一
言速之千萬幸甚

前書所懇大兒姻事今楊元禮教授經由
專託渠見叔度面議若老兄未行亦望
留意庶得便遣其歸也

熹私門禍故老婦竟不起疾悲悼不可爲
懷兒子遠歸已後其母又切傷痛也一
體胖合情義不輕而自此門內細碎便
有不得不關心者衰懶詎復堪此奈何
奈何

兒子到彼必已久矣乞嚴賜檢束爲幸
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中

路又聞同中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鐫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千萬至懇

塾已成昏未亦不及與之書告呼來喻之辨志錄偶不帶來欲令塾寫一本并告語之也

塾在叔度處只令就學書館亦幸可否更在尊意裁度也

熹解中有未安處望口授子約一一錄示千萬千萬或呼塾子來令受其說子細寫來亦幸此子在彼如何進見之際幸痛加教戒使知有所畏忌為幸

鄙說之未當者并求訂正只呼塾子來面授其說令錄以呈白而後遣來可也

塾子更望時賜誨飭令不至怠惰放逸為幸千萬至懇欲趁此有人令其手婦還

家叔度書來又似留其就學二者之計
未知所處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此人回
幸報及

塾蒙收拾教誨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督
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
幸甚

得韓丈上饒書及尤延之書皆令勸老兄
且屏人事捐書冊專精神近醫藥區區

之意亦深念此幸更於此少留意焉千
萬之望學者之來畧隨分量接之不可
更似前月命題攻課爲此無益而有損
也塾子在彼不能無望於此然不敢以
私計妨此至情尤當蒙見亮耳

獄訟極不敢草草然見人說亦多過處乃
與塾子所論諸葛政刑相似然欲一切
姑息保養姦凶以擾良善而沽流俗一

時之譽則平生素心深竊耻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

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
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即正坐無此
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
更望丁寧之也試罷畧令此來有可見
教書不能盡者幸以語之但恐亦不是
寄附處耳知看書不多甚善詩不知竟

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
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清脫便中
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
所警發也

兒輩計今日方終場度後月寸間可到此
也

大兒來自里中懶慢如故令誦程文僅能
記三兩句耳數日鄉間寂然必是又遭

黜矣且令往挈婦孫歸家但恐自此遠去師席愈益怠惰奈何此中事渠亦略能言之

塾到復何如近得叔度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戒差人借請糜費公私不少若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使轉見費力幸爲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爲望孰子望時賜檢責不至怠惰爲望

孰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撻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

孰子蒙招攜令寫綱目大字渠懶甚向令寫一二年大事記及他文字一两篇竟不寫來不知竟能爲辨此否耳意緒本自不佳見此等事益令人歎惋奈何奈

何

孰子歸家讀書殊無頭緒未有以處之因
來幸有以教督之并令如何度此光陰
也

跋訓子帖

道者天下之公共而非聖賢之所得
私也然孔門疑伯魚之有異聞者有
焉朱門問敬之之有異聞者有焉陋
矣哉古者易子而教之所以全父子
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也晦翁念其
子從東萊學曾謂此也耳矣其訓子

帖一篇乃爲受之而書焉爲人父子
者之所當讀也斯帖朱子續集所登
略矣居家必用所乘詳矣予謂必用
之所載蓋得其全者而非後人之附
會也因參考之而掇晦翁答東萊書
中言及其子者附于厥後以貽諸遊
學之士山崎敬義跋

